

第十回 刁天胡賴婚姻自告自 王知縣審官司單打單

詞曰：

打點強媒胡廝賴，聘時況有金釵。婚姻拿穩要和諧。誰知小呈首，轉是大安排。
賢宰神明天日在，豈容活把人埋。一聲霹靂半空來。直從枝葉裡，實吐出根荄。

右調《臨江仙》

話說刁直，要將金釵圖賴甘夢娘的親事，忽想起不曾央得兩個硬媒人，明日怎生去娶，因想起兩個好兄弟來，一個叫做屈仁，一個叫做駱壽。暗想除非他二人，方可為我出得一臂之力。因備了一席酒餚，叫家人去請他二人來。

原來這二人，乃裡中惡少，雖有膽氣一味狂橫，卻毫不知竅脈。因時常貪刁直些錢財用用，故結為兄弟，竟做了刁直的羽翼。這日見刁直請他，遂約了回來，問道：「哥哥呼喚，不知有何事見教？」刁直道：「話是有兩句，要與二位賢弟商議。且吃三杯再講。」

須臾酒至，大家吃了半晌。屈仁又說道：「哥哥有甚話，不說明了，叫兄弟們吃得不快活。」刁直道：「不是別事，你做哥的斷弦久了，再沒個湊巧人兒中的我意。今見我甘姨娘家有個表妹，十分生得美麗。我屢屢去求，她只是不肯。一向礙著我表弟甘秀才在家，不便下手。今幸他出外去遊學，家中止有姨娘與表妹在家。我前日用下一條巧計，拿了一對金鳳釵兒，只說送與表妹插戴，甘姨娘抵死不受。我哄地拿進去看看，我便走了出來。又叫破地方，說是定親，又送地方一兩銀子，請他們吃喜酒。地方都歡歡喜喜，認為真。昨日我回來，又明公正氣下請帖，請眾親眷鄰舍來吃定親喜酒。眾親戚吃了去，又都歡歡喜喜，信以為真。我過幾日，竟擇個吉日去娶親。她要推辭，我就告她到縣裡。現有金鳳釵在她家為證，又有地方親鄰，都是知道的證見，不怕她不承認。但忽想來，少了兩個媒人。豈有定親沒有媒人之理？故請二位賢弟來，不知可肯為做哥的助助興，做兩個硬保山麼？」二人聽了，大笑將起來道：「我只道哥哥有甚赴湯蹈火的危險之事，用著兩兄弟去出力，卻原來是哥哥恭喜之事，挈帶兩小弟受花紅吃喜酒，有甚麼不快活，還要哥哥來央煩。」刁直道：「花紅固然受，酒固然吃，倘甘家一時圖賴起來到了官，卻要煩二位賢弟為做哥的假事認做真事方妙。」屈仁道：「做媒人又不消領的敕印，今日哥哥既請我們，就是真了。哪些兒看出我們是假來？」駱壽道：「便到官也不妨。難道金鳳釵兒是沒有的？她若是不肯許嫁，為何受此聘禮？她若說是強放下的，強放不過一時，過後為何不尋找原媒送還？竟安安靜靜不做一聲。莫說他甘秀才不在家，止兩個寡母弱女，就是甘秀才來家，我們也講的他過。」刁直聽了滿心歡喜道：「得二位如此出力，感激不盡。候做親這日，每位折花紅十兩，斷不敢少。」二人齊聲道：「義氣兄弟，哥哥怎麼說起銀子來？」刁直道：「這不是銀子，是花紅。」大家說得投機，放量而飲，直飲得泥坍壁倒，方才散去。正是：

奸狡性同奸狡合，小人機與小人投。

若非惡毒朋相助，安得傾亡禍到頭。

刁直因得屈仁、駱壽二人肯做硬媒，膽一發大了。欲要竟告她賴婚，卻無賴婚之跡。須先去娶一番，待她不肯上轎，然後告她賴婚，方有指實。算計定了，竟擇一吉日，叫了鼓手樂人，燈籠火把喜轎，央屈仁、駱壽簪花披紅，吃得醉醺醺去娶。

早有人報到甘家。田氏與夢娘商量，夢娘道：「可吩咐將大門緊閉，叫眾家人並田上人，都齊立在門前，倘他說要娶親，可叫甘福回他我家並無人嫁。但不容他進來，卻不可倚眾生事。」田氏聽了，忙出來一一吩咐，打點端正等待。只等到午後，刁家的娶親人才到。到了門前，看見立著百十餘人，大門緊閉。屈仁、駱壽二媒人，只得上前問道：「今日乃大吉之期，刁宅到府上來娶親，為何門都閉了，大是奇事。」甘福上前答應道：「我家相公久不在家，家中止有老主母在堂，並無人嫁。列位無緣無故，突然來娶，到不是奇事？」屈仁、駱壽道：「你家既無人嫁，就不該受刁家金釵鳳之聘了。」甘福道：「金釵鳳在哪裡？誰人交與誰人？二人莫非做夢？」屈仁道：「是我兩個媒人親手交與你老主母的，怎生賴得。」甘福道：「你認得我老主母是怎生模樣，是長是矮，是肥是瘦，還是前堂交的，還是後堂交的，還是袖裡拿來的，還是盒子盛來的，還是單單釵子，還是別有禮物？你二位既做媒人，還是誰來請你，還是議過幾番？那日送釵子來，還是留你吃酒，還是留你吃飯？卻是哪個陪你，也須說個明白。這樣無藉的光棍，可惜我相公不在家，若在家時，送到縣裡，打一遭板子，還要枷號哩。」屈仁與駱壽聽了，氣得暴跳如雷道：「我二人是刁相公家明公正氣請來做媒的，怎是光棍？某月某日明明交付金釵到你家，說是刁家行聘，怎今日竟賴做沒有？你莫指望你家那不識字的秀才希圖悔賴，縣裡王太爺好不厲害。你今日在此鄉僻山中，讓你們恃蠻作野，只怕明日到了縣堂上，那時再求我兩個媒人替你周全，就費力了。」眾家人聽了一齊嚷起來道：「縣堂上是少不得要到的，你且回去，將屁股添些鐵鑄鑄來，到明日不知是哪個求哪個哩？今日且不打你，饒你去，少不得你的死在後頭。」

屈、駱二人要動粗，料想打甘家不過，只得假發話收兵說道：「你們這些妨家長的大叔們，莫要但使蠻勢，我們強龍不壓地頭蛇，今日只得且回去。莫要燈籠火把、笙簫鼓樂來迎著不肯嫁，明日青衣小轎抬了，送上大門就沒趣了。」遂喝令樂人、轎子道：「回去回去，明日再請你們來，便要加倍了。」又走到橫黛村對眾裡保說道：「刁相公拜上列位，甘家已經受聘是列位所知，今日特特來娶，卻悔賴不肯上轎。明日刁相公有詞到縣間，只怕還要借重列位說句公道話兒。」眾裡保道：「虛則虛，實則實，我們自然要從公說話。」

二人別了，回到刁家，遂將甘家緊緊閉門，擺列了百十餘人在門前防守之事，並所說的言語細細說了一遍。刁直道：「今日甘家自然如此。但明日縣裡告她，須要寫一張有關係的好狀子，使官府看了觸怒動情方妙。」屈仁又薦了一個慣寫狀子的，替他寫了一張狀子道：

告狀人刁直，年甲在冊，告為已經受聘臨娶昧心肆惡悔賴婚姻事。

某於本年某月某日，曾央媒屈仁、駱壽，將金鳳寶釵一對，聘到橫黛村甘門田氏幼女甘夢為妻。釵已親受，並無異說，裡圖皆知。今擇吉某日，遣鼓樂燈轎親迎，不意田氏倚恃村蠻，喝令田丁數百人，將迎娶媒的役人，盡皆打傷，希圖悔賴。立思婚姻大禮全憑媒聘，今媒聘有徵有據，乃敢倚恃山蠻行兇，昧心悔賴，無法無天。伏乞天恩審明媒聘，賜斷完姻一萬仟陰功。湯司馬 庚午年

直。被告田氏、甘夢。干證、原媒屈仁、駱壽。

刁直看了道好，遂叫人去寫了。

到次日隨放告牌，投將入去。衙役一例收了，送到知縣面前。知縣逐張檢看，忽看到這張狀子，不覺大笑起來道：「這奸奴，不出所料，果然來告。」遂拔了一根籤，上用硃筆標著：速喚原媒屈仁、駱壽來問。

差人得了籤，走出縣來，就竟跑到了刁家來要人。不期屈仁、駱壽，正在縣前打聽准與不准，見差人出來拿人，遂圍上前去看。見正是自家的名字，心下也著一驚。又看見上標的不是拿是喚，不是審是問，心便了一大半。因想道：「就到刁家少不得是要來的，恐官府退了堂又要拖長，到不如跟他進去見一見。准了發出牌來，何等神速。」因上前扯住差人道：「老牌不消去走遠路了，我屈仁、駱壽二人正在此伺候。本該先沽一壺，恐怕官府等久不耐煩，敢煩老牌帶我二人進去，見過了再出來慢慢去多用兩杯罷。」差人見有了人，遂不敢遲延，竟帶了進來，當堂稟道：「屈仁、駱壽喚到銷簽。」

知縣銷了簽，因問道：「你二人可正是屈仁、駱壽麼？」二人道：「小人正是。」知縣又問道：「與刁直到甘家去做媒的是你二人麼？」二人道：「正是小的。」知縣道：「既是你二人——」因吩咐左右快取過頭號的夾棍來。眾皂隸只應得一聲，早取了兩副頭號的短夾棍，響一聲丟在面前。

二人突然看見，連魂都嚇走了。又見知縣吩咐叫夾起來，著了急，只得拚性命喊叫道：「青天老爺，小的又不是強盜人命，無過是做媒，老爺為何動怒，用起來棍來？」知縣道：「本縣在此做官，也要圖個廉能之名。這件事我已明明知道在此，你這兩個該死的奴才，怎敢受人賄賂，來做強媒，欺蔽本縣！」二人道：「老爺屈死小人。老爺拿小的來，並未曾問小的一句；小的來見老爺，口還未開。老爺如何便斷定小人欺蔽？」知縣因吩咐左右且慢夾，因說道：「我老爺也不問你別事，只問你這對金釵，可實實是你為媒，親手送去的麼？」

屈仁與駱壽看見知縣這個光景，夾棍只在孤拐上滾，哪裡還敢做硬好漢，只得連連叩頭道：「青天老爺在上，這刁直請小的二人做媒實是有的。這刁直說他與甘家是兩姨表親，今又愛親做親，婚姻已講定了，聘禮金釵已送去了。但婚姻大禮，沒個沒媒人之理，要小的二人充個媒人名色。又說你二人既做媒人，須說聘禮是你媒人送去的，方才冠冕。小的以為婚姻吉禮，兩相情願，便虛應承是親手送去的，不過全兩家體面，非有大害，故應承了。不期昨日往甘宅去娶，見兩下參商，才知此婚非甘家情願。金釵有無，小的二人實實不知。不期刁直告甘家，又牽連小的二人在內。小的正要候臨審時稟明老爺，不期老爺早大發雷霆，光拿小的來究問。老爺青天之下，小的二人若有半字虛言，便聽憑老爺夾死也不敢怨。」知縣聽了，方大笑道：「這是真情了。既直說，我不難為你。」因叫該房錄了口詞，叫二人畫供。一面又著差人帶起，一面又發火簽單拿刁直。知縣方才退堂。

屈仁與駱壽二人雖未曾受夾，饒了出來，卻裹腳襪子都脫去，腿腳都嚇軟了，走也走不動。只得掙出縣門外人家門前坐了半日，方定了神，吐舌說道：「這條性命，今日是拾到的。這王知縣怎這般厲害？」又你看我，我看你說道：「若不是你我識風色轉口快，此時兩隻腿已夾斷。大造化大造化。」因同了押的差人到刁家來說信。

刁家早捉拿的差人四五個，已坐滿堂中。刁直躲得影兒也不見，止央了兩個鄰居在那裡招架，收拾酒飯，款待差人。見屈仁、駱壽與押的差人也到了，就邀在一處同吃酒飯。酒飯吃完，又送了幾兩差錢，約定明日午堂去見，眾差人方才去了。刁直方始出來，細問屈、駱二人詳細，二人又細細說了一遍。刁直聽完竟嚇癡了，因說道：「狀子才進去，准還未准，怎便先拿媒人去夾。今又單拿原告不拿被告，怎麼又說此事已明明知道。由此看來，此事到被她先弄了手腳了。」屈仁道：「不但弄了手腳，這手腳且弄得十分停當。牙爪排滿，只等你略略動身，便送入他口中；陷阱鋪滿，只等你略略動腳，便跌入他坑裡。我二人若是略硬一硬，此時已見不得哥哥尊面了。」刁直道：「我姨娘一個寡婦，表弟又不在家，這手腳不知是甚人弄的？」駱壽道：「這且慢去想他。但是明日去見，實有幾分擔干紀，須要早打點一條門路。若空去見，要保全平安無事，只怕不穩。」刁直道：「我已想在肚裡了。前日王兵部得了我二百兩銀子，許我進學，竟撞了一個白太歲，一釐也不肯還，只說後一次包我進學。我如今也不要他包進學，只央他到縣裡去討個情面，不怕他不肯。」屈仁道：「這官府甚是厲害，就有了分上，說話也要有竅。若說差了，便未免要受累。」刁直道：「狀子上已寫定了，只好照著狀子去硬撐。」屈仁道：「若照狀子硬撐，便是自尋死路了。」刁直道：「若說兩樣話，先自不合，一發有罪了。」屈仁道：「打官司要看勢頭風色，今勢頭風色變了，便須拿轉舵來。我們初來告狀時，只道官府糊塗，可以圖賴得過。如今官府胸中，已有先入之言，看得事體明明白白。若再圖賴，愈觸他之怒了。」刁直道：「賢弟雖然想得有理，卻事到其間無可奈何，終不成好自認是告誑狀。」屈仁道：「駕詞告狀，已成常套，縱然涉虛，其罪尚小。臨審不吐真情，官府最恨。官府若問，依小弟主意——」因附著刁直耳朵說道：「只宜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苦苦軟求，包管一毫也無事。」刁直聽了滿心歡喜道：「多承指教，倘能完事，自當厚報。」二人算計停當，遂連夜去央王兵部發書。王兵部書雖發了，也只淡淡幾句情面話兒，便完了二百兩頭一案。管家居間還要索謝。正是：

孽由自作非天降，禍匪他生莫怨人。

不是無端輕出脫，如何富貴得成貧。

刁直自家惹火燒身，又怨不得他人，雖然討了分上，還愁官府性格搜搜，躲又躲不過。到了次日，只得大著膽子，跟著差人，午堂來見。知縣一見，就叫帶上來。刁直只得走到滴水簷前跪下。知縣又叫跪上來，刁直只得膝行到案前。知縣道：「我記得你刁直，曾在本縣考過童生，雖文理不通，也還要算做讀書一脈。怎喪心無恥，捏送金釵，圖賴寡婦幼女的婚姻！」刁直聽了連連叩頭道：

「犯人怎敢輕易圖賴婚姻。只因這田氏，是犯人的姨母，兩條表親，時常往來。因覷見表妹的姿容美麗無比，又看見表妹的詩才壓倒古人，又因犯人的前妻死了，遂動了一個續弦的癡念。屢屢去求姨母並表妹，只是不許。犯人情急沒法，只得取了一對金釵，假說送與表妹，實實要以此為聘。不期姨母與表妹又察知此意，抵死不受。犯人計窮，只得將金釵留下，指望她見釵轉念，故昨日發轎去娶。不期這表妹執意不從，將迎娶人攔門斥回。犯人費了許多心力，反討她一場沒趣。情理不甘，故激怒到老爺台下。犯人金釵雖然留下，不過好意求婚，並非圖賴。就是昨日去迎娶，亦是以禮求婚，亦並非圖賴。就是今日激怒老爺，亦只要求老爺天恩，判斷完姻，亦並非圖賴。泣思婚姻，乃男女大欲，犯人不過求遂大欲，望老爺垂憐。」

王知縣初見開口和緩，是為王兵部書的體面。原打帳他必執定金釵為聘，便好漸漸入他之罪。不期他直訴真情，毫不圖賴，到弄得沒法，因說道：「你既知婚姻乃男女大欲，你男家雖欲，她女家不欲，只索罷了。為甚的苦苦強求？」刁直道：「犯人也自知不該強求。但思淑女難得，犯人的這表味，若論她的才情顏色，莫說千中選一，萬中選一，只恐遍天下也沒有第二個。故犯人心不能

死。」知縣聽了笑道：「胡說！你若單贊她姿容生得俊俏，也還可信。哪有十五六歲的女子，便詩才壓倒古人之理？」刁直因又稟道：「犯人不該強辯，只求青天老爺，差人拘了犯人的表妹甘夢來，當堂一驗。若是不美不才，將犯人登時處死，犯人也情願。倘犯人之言不虛，求老爺天恩，理論表妹，歸於犯人。如表妹必不允從，犯人也割斷癡想，安心別娶。」

王知縣本意原不要拘閨女到官，因見刁直稱贊得甘夢，天上有地下無，便也要思量要見一面。因問差人道：「前日田氏抱呈的那個甘福可在外面伺候？」

原來甘家自趕散了刁家娶親的眾人，準備刁家要告狀，故日日叫甘福同幾個得力的家人在縣前探聽，差人都是知道的，故答應道：「現在在外面伺候。」知縣道：「既在外面，可喚他進來。」甘福喚到面前，知縣因說道：「這刁直的圖賴婚姻事，我已審明，與你家毫不相干。但只是那刁直，還癡心認定你家幼女甘夢，原肯嫁他。苦為眾人阻隔，不能合諧。他心不甘，故百計圖謀，致使你家不安。你可喚幼女甘夢來，當堂拒絕他一語，待本縣與你立案，他便不敢再生罣端。此本縣杜患之心，並不關前詞之事。你可喚來，隨到隨稟，不論早晚。」甘福領命出來，知縣方發放刁直道：「且出去伺候。」然後退堂。

刁直一場大利害，看的人都替他捏著一把汗。今見他平平安安走了出來，都圍著他去道喜。說分上的中人道：「虧王兵部書的力。」屈仁道：「虧我教他說話有竅。」衙門人道：「虧我眾弟兄撮補。」未免又要破鈔不題。

且說甘福到家，將知縣吩咐的言語，一一報知田氏。田氏聽了吃驚道：「莫非刁家有了分上，知縣又變了卦？」甘福道：「不是變卦。」田氏道：「你怎知不是變卦？」甘福道：「凡審狀，必要兩家拘齊，方才對審。大爺昨日單審媒人，今日單審原告，並不問到我家，自是好意。」田氏道：「既是好意，為何又要夢娘去見？」甘福道：「我聽見刁官人滿口稱贊夢娘才美，故官府想著見見。」田氏無奈，只得進房說與夢娘知道——不知是個甚麼意兒。夢娘道：「自是一團好意。」田氏說：「你如何得知？」夢娘道：「不差人來拘，就叫抱呈人自喚；又吩咐隨到隨見，不論早晚。若非好意，官府拿人哪有許多婉轉。母親但請放心，莫說縣尊是好意，就是惡意，孩兒見了，自有回話。」遂一面打點明日進城，來見知縣。只因這一見，有分教：才吐一朝，名揚千里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兩交婚小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